

# 华文文学评论

( 第四辑 )

*Review of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主编 曹顺庆 张 放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华文文学评论

(第四辑)

*Review of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学术顾问  
(排名不分先后)

宇文所安(美国) 赵毅衡 王富仁  
李欧梵 黄维樑 金耀基 黎活仁  
朴宰雨(韩国) 秦贤次 杨匡汉  
古远清 陈子善 曹惠民 陈漱渝  
白灵 向明 江宝钗 刘正伟  
岳朝军 岳湛 李怡 傅其林

主 编 曹顺庆 张放  
副主编 陈思广

主办单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华文教育基地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正强  
责任校对:郭鸿玲 袁 捷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文文学评论. 第四辑 / 曹顺庆, 张放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690-0102-0

I. ①华… II. ①曹… ②张… III. ①华文文学—现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2937 号

### 书名 华文文学评论 (第四辑)

---

主 编 曹顺庆 张 放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0102-0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22.75  
字 数 41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 香港作家寒山碧、陶然论丛

### 黄维樑先生访谈录：香港文学“南来作家”与生态局面

..... 黄维樑 张叹凤 / 1

对话陶然：文学创作与香港文化漫谈 ..... 陶 然 凌 逾 / 11

香港文学：中西新旧交会的典型 ..... 黄维樑 / 19

“道别”之际读寒山碧的《道别》 ..... 黄维樑 / 23

外流作家：从逃亡港澳到定居珠海 ..... 古远清 / 32

### “人是他的自由”

——寒山碧“大河小说”《狂飙年代》三部曲探绎

..... 张叹凤 王延瑜 / 42

### 人生苦旅中的逃亡与追逐

——简论寒山碧《狂飙三部曲》之《逃亡》 ..... 李 乔 / 51

## 台湾海洋诗人汪启疆研究专题

### 汪启疆海洋诗歌的“空间”脉络

——一项基于空间诗学理论的考察 ..... 沈 玲 方环海 / 57

### “海的制高点上”

——论汪启疆海洋诗作的象征性 ..... 张叹凤 / 71

汪启疆诗的时间意识 ..... 黎活仁 / 85

基于语料库研究的海的隐喻思索 ..... 苏玉洁 / 101

### 时间的表述

——论汪启疆诗作中的时间书写 ..... 杨滢静 / 117

## 林语堂研究

林语堂与北京清华学校（1916—1919） ..... 秦贤次 / 135

林语堂关于《浮生六记》的两封信 ..... 龚明德 / 145

## 百家成阵

- 论郑愁予诗中“马”的意象 ..... 刘正伟 / 154
- 论白先勇小说中音乐一空间的社会象征意义 ..... 陆正兰 / 170
- 不负如来不负卿：周梦蝶的宗教诗歌与诗学 ..... 韩 嫣 / 177
- 虚无、权力意志等尼采命题  
——商禽诗的研究 ..... 黎活仁 / 197
- 黄国彬的“四合语”散文 ..... 黄维樑 / 207

## 人与书

- 绘制华文文学的学术导游图 ..... 古远清 / 225
- 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气质  
——读黎湘萍自选集《从边缘返回中心》 ..... 吉雨辉 / 227
- 一个批评家的才识与气度  
——浅谈叶公超文学批评的特点 ..... 张 璐 / 232
- 聚焦港派叙事创意，引领文学跨界新路  
——评凌逾论著《跨媒介香港》 ..... 廖靖弘 / 239

## 台湾文学史志

- 家喻户晓的“蓝星”诗人之外（节选） ..... 刘正伟 / 244

## 研究生论坛·余光中研读

- 余光中诗歌中的江南书写  
——时空交汇下的乡思之情与孺慕之思 ..... 聂 萍 / 286
- 蓝墨水中的母亲  
——余光中诗歌中的“母亲”意象 ..... 徐妮娜 / 293
- “为有源头活水来”  
——浅析余光中散文中的用典 ..... 熊 舫 / 300
- 谈余光中早期诗歌中的“多行连韵”现象 ..... 孙婷婷 / 305
- 余光中诗歌中莲的意象 ..... 杨钰婷 / 315
- 志在役古、志在现代化  
——论余光中诗歌中的古典与现代 ..... 王香茹 / 321

## 海外汉学论坛

- 傅汉思：一个时代的符号 ..... 廖忠扬 / 326
- 缱绻爱，鸛蝶情深：西方汉学家的中国姻缘 ..... 周芳羽 / 335
- 魏斐德：处于文学与历史的中间地带 ..... 范 宇 / 346

## 香港作家寒山碧、陶然论丛

编者按：寒山碧、陶然先生是香港当代著名作家，在小说、诗歌、传记文学等创作领域分别都有丰硕的创作成果，尤其在“南来作家”（包括“偷渡作家”）中特别具有代表性。寒山碧近年出版的“狂飙三部曲”长篇小说，堪称香港的“大河小说”。本期论丛集中刊发一辑评论，烛幽析微，管窥香港文学的历史进程与创作风貌。同时刊发两篇访谈录，以期对香港文学世界有进一步认识。

# 黄维樑先生访谈录：香港文学“南来作家” 与生态局面

黄维樑 张叹凤

时间：2016年7月2日下午16：30—18：30

地点：成都京川宾馆四川大学主办“中美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厅旁茶座

对话人：黄维樑 张叹凤

参加者与记录者：四川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华文文学方向2014、2015级  
硕士研究生余芬、梁昱坤、徐妮娜

张叹凤教授（以下简称张）：今天利用这个会议的间隙，有幸邀请到黄维樑教授作一席谈，我和前来学习的三位研究生同学都深感荣幸。黄先生是香港资深作家，曾任香港作家协会主席，现仍担任香港作家联合会副监事长等社会职务，也是港澳台地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授、学者，对当代香港文学生态局面，应该说有比较权威的了解与切实观察、切身体会。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香港文学初探》一书，学界公认是香港文学的第一部评论专集，有筚路蓝缕之功，也有里程碑意义。今天我们不妨畅所欲言，就香港文坛近几十年“南来作家”（包括所谓“偷渡作家”）这个群体、话题，展开讨论，交换意见，以期对香港文学有更加宏观的了解、把握与清晰的学理认识。

黄维樑教授（以下简称黄）：好的。在成都暑热天气中，这里可称一席清凉之地。首先与各位见面交流是乐意的事情，刚才听张教授讲，我们已有二

十一年的交流史了，虽然见面是近年的事，至少也是第三次握手了吧？

张：应该是第四次，成都三次，广州华文文学大会一次。

黄：对于香港文学，我不能说不了解，但不敢称权威，当年的那本香港文学评论集，影响是有点出乎意料，当时为此还得罪了有的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多写写我，为什么不提到我，评论真的很难照顾周全啊（笑）。毕竟香港作家那么多，而自己主要的活动舞台，还是大学校园，是学界。所以对于今天你们给出的这个话题，我尽可能据实告之吧。只怕“卑之无甚高论”哦。

张：黄教授一向谦虚，儒者风度。众所周知，香港文学圈有一个“南来作家”群体文学现象，即从祖国内地即香港以北南下到香港的作家、文化人。老一辈有名的像曹聚仁、叶灵凤、刘以鬯，包括金庸、梁羽生等。再有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通过正常手续和不正常的甚至如偷渡闯关等南下香港的作家、文化人，也有不少。当然有些在当时还是小孩子，到了香港成长为作家、文学家，这个群体也非常耀眼，早已形成气候，如倪匡、亦舒、曾敏之、董桥、陶然、寒山碧、李碧华、梁凤仪、潘耀明、也斯等作家，即如黄教授您本人，也算是“南来作家”中一员吧。虽然您是在香港长大的，但出生是在广东澄海，少年随母赴港，这在您散文集《迎接华年》（香港文思出版社）中有详细描写。南来作家是香港文学的一道风景线，也是香港文学的一个特征吧。这其中如以寒山碧为例，近年他出版了他的《狂飙年代》三部曲长篇小说，卷分《还乡》《逃亡》《他乡》，按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概念可称“大河三部曲”，即描写历史巨变与洪波动荡中的生活以及人物命运，显然他是以自己为原型展开叙述的，记述了非常年代期间类似他那样的知识青年由内地广东逃港的惊险经历，艺术手法主要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这部书出版以后引起较大反响，特别是在内地多有评论，据说总计已越十余万字。类似这样的“南来作家”现象与成果，您如何看待？并请谈一下“南来作家”对香港文学生态局面的影响究竟在哪里？

黄：“南来”这个词，就是说以香港为焦点，作家们从北南下来到香港，就是南来作家。从北面来的，东北来的，西北来的，都统称南来。在香港几乎所有作家都是南来的，不同的年份，不同的阶段。我是内地出生，八九岁到香港。因为香港本来是小渔村，人不多，外来的人都是从内地各个地方聚集到香港。有好几拨作家先后曾在香港落脚，大概来说有这样几个阶段：抗战时期来的，像茅盾，后来又回到了内地；像萧红，后来不幸死在了香港；1949年前后来的，有一批南来的作家，像司马长风，稍晚有张爱玲；“文化大革命”期间来得也很多，像寒山碧就比较典型。有很多广东籍的人，因为距离比较近，他们有的是冒死游泳偷渡到香港，有的则是翻山越岭，甚至扶老

携幼。

张：是的，现在这些史料都已公开。文学创作也可正面反映了。例如近年引起轰动的中央台播放的三十集电视文献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前几集中，即有正面的、翔实的再现，小平同志与习仲勋等一行亲自视察了罗浮边境，心情沉重，指示不能一味封锁，一定要把我们自己这边经济建设搞上去，生活富裕起来，让人民群众不愿跑，即使跑了还要回来，安居乐业。片中映现的故事还有北京和其他地方几个知青聚合冒险从深圳越境，九死一生。逃过去的以后回来投资，没逃过去的经历曲折后来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再后也创业成功。故事虽然有虚构，但大体真实，符合当年的基本事实。

黄：是啊。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些“南来作家”比较多，有些刚来的时候根本不是作家，刚来香港的时候，语言不通，学历不被香港政府承认，以致很多人不得不靠体力活来维持生计。慢慢熟悉香港社会之后，他们发现香港报业发达，需要很多人写文章，而且文章有稿费，而他们自己又有写作方面的爱好和才华，所以就开始了以写作来谋生。

像陶然最开始就是在杂志做校对，做编辑，慢慢开始走上自己的写作道路。寒山碧的经历就更加丰富一点，他辗转过很多地方，他本身是海南人，先后到过广州、澳门等地，据他自己说，他是靠游泳到的香港，他还曾经比较夸张地说，到了香港就只剩一条三角裤。他到了香港之后开始写作，又办过杂志，后来又写了很受欢迎的传记文学，曾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很多评论家都认为传记文学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古远清教授对这类作家应该比我还了解得清楚，因为他一直注视着香港“南来作家”的发展。

张：是的，古教授有专门研究，我们也拜读过。前年请他来本校办讲座，内容还有涉及。

黄：另外像潘耀明也是“南来作家”，他20世纪50年代到了香港，在香港读书。但你说他是“南来作家”，因为毕竟他来的时候还不是作家。我也是在香港读书长大的，来时才八九岁，怕不算是“南来作家”吧？哈哈！

张：我们这个“南来”可能只取广义，即只要原籍在内地，出生在内地，后来赴港成了作家，就都算“南来作家”吧。

黄：这样啊？那么笼统地说，香港的作家，大多都是从外地特别是内地到香港的。南来的像曹聚仁、叶灵凤、张爱玲、倪匡，在香港写作时间有长有短，都是香港作家。而像黄国彬又有不同，他是香港出生，两岁左右回到祖籍广东新兴，12岁左右又回到香港读书，一直读到香港大学学士和硕士毕业。他工作，留学，长时期在香港教书，退休后回到加拿大，他是香港“南来作家”的另外一种形态。

张：是啊，黄国彬是很棒的学者、散文家和翻译家，他的情形有点儿特别，我看也算“南来作家”吧。毕竟12岁时南下香港。

黄：呵，虽然如此，但香港“南来作家”还是有多重形态的。你所谓“南来”，是广而言之，即原籍在内地的都算是。

张：是这个广义的概念。因为香港还是有原住民，也有世代居港者，虽然我们至今尚不能举例其中的一位作家。也许像黄国彬先生，既可算入南来，也可算是本土的作家吧。维樑教授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生活居住，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您能谈一谈您在生活工作中结识的某个“南来作家”么？

黄：这得让我想一想。

张：按我的意思，余光中先生也算是“南来作家”。因为他虽然辗转由台湾到港，但也是由重庆、厦门离开大陆的。在香港居住达十年之久，那是他一生创作中的又一丰收时期。

黄：余光中先生说来话长，今天就不在这里谈论他了，不然话题扯远怕收不回来。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考我前年出版的书《壮丽：余光中论》（香港文思出版社）。我在小学时已开始投稿。大学的时候经常写作，还在《中报周刊》兼职当编辑。编辑部的成员多半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逃亡到香港的。他们写了不少关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农村的作品，可称为报告文学。我长期在香港教书，认识的学者和作家颇为不少。至于如寒山碧，我是在他担任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主席后才正式认识的。那时候他主要写一些政治时事方面的东西，跟我从事文学研究没什么关系，我跟他比较熟悉是他当了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的主席以后，因为工作关系。香港艺术发展局是一个政府的常设机构，香港人简称“艺发局”，每年政府投入很多钱来支持香港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比如文学、舞蹈、话剧等各种艺术。文学方面呢，曾经有一个时期，一年资助约300本书和好几种文学杂志的出版。艺发局现在还在资助香港的文学艺术事业。艺发局是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我在香港出版的一些书都是他们资助的，因为都是研究专著或散文，不可能畅销，普通的出版社不感兴趣。艺发局还资助研讨会，例如，1993年有一个盛大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大概花了80万元港币，全是艺发局资助的。我是研讨会的秘书长，负责策划和实际执行，对经费的来源很清楚。

寒山碧是在非常年代由内地南下到香港的，经过刻苦打拼，站稳脚跟，在文学写作方面也有了斐然成就。他竞选艺发局文委会主席，主席是由文学界投票选出来的，他当选了。寒山碧之后是蔡益怀，目前是吴美筠。当年寒山碧主席负责文委会的业务，还策划举行了几个文学研讨会，包括一个传记

文学研讨会。任内还给若干有成就的作家出了作品集。他做了两届主席，颇有成就。目前他年逾古稀，仍然与不少文友保持联系。近年他召集文友每月一聚，在香港岛一个酒楼举行。酒楼名为“宝湖金宴”，予人华丽之感。实际的情形是，一桌老中青资深或资浅作家，边吃虾饺烧卖边“饮茶”，边谈文说艺，或月旦人物时事，可用金圣叹的“不亦快哉”来形容。我住得远，只参加过两三次。寒山碧身为召集人，但并不独霸话题，为人温文尔雅，和他交往，令我兴起苏东坡“遥想公瑾当年”之思。

张：哈，这样的聚会太令人神往了。

黄：这样的聚会在内地也多吧？

张：有是有，也许没有黄教授讲的那么诗意。

黄：也许是在香港，生活节奏比较快，商品气息也比较浓，像这样没有功利目的的文学聚会，说起来就显得有点儿特别而已。

张：是的。黄教授是香港作家中活跃的一员，对“南来作家”很有认识。我们学院前辈学者易明善教授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刘以鬯评传》，好像还有《香港文学小史》，就由黄教授作序作评，著作在香港岛内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香港是我国的南大门，是东方之珠，它的文化生态和内地关系很是密切，甚至演艺界和内地关系也十分密切，现在近乎交融了，连香港艺人不少都常住内地，尤其是深圳。那么在黄教授看来，香港的文化生态和澳门、台湾比较而言，有什么独特之处或是区别呢？您怎样评价香港文学的话语系统与生态气息呢？

黄：港澳台地区的文学很纷繁，兹事体大，我了解得有限。就从拙著《香港文学初探》说起，出版这本书使我成为香港作家协会的主席。香港作家很是多元化，有“通俗作家”，有“严肃作家”，这两个词其实都很不可靠。所谓“通俗作家”主要是写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等；“严肃作家”有刘以鬯、西西等。非通俗作家一般来说比较讲究语言技巧，有些有现代主义的倾向。在这两类作家之间，还有很多“南来作家”，写一些非通俗非严肃的作品，游刃于二者间，像寒山碧、陶然、蔡益怀，所以这些标签都很不可靠。我一而再这么说，我认为武侠、科幻、言情这些都是文学的品种，是文学的一部分。文章是以好不好为标准，而不应因是通俗的就掉价。

张：这个我们很认同。

黄：1985年的时候，有几个香港的资深作家是比较右倾的，那时候香港的前途问题已经出现了，大家都在讨论香港的回归问题，种种说法，悲观乐观的都有。倪匡、哈公、梁小中等人发起成立一个为作家发声的团体，来团结香港的某些作家。他们很认同我的大文学的观点，认为我是比较客观的，

所以力邀我加入这个团体，请我做主席。会长是倪匡，主席有三个：梁小中、胡菊人、我。香港作家协会于1987年成立。我以学者的身份给他们一些意见，参与他们的活动。

作协成立没有多久，1988年初，香港作家联合会就成立了。一开始名为香港作家联谊会，后来改称香港作家联合会，简称“作联”。这个是比较“左派”的作家团体，带头的是南来的资深作家曾敏之，他是有使命的。当时他担任《文汇报》的副总编辑，并编辑文艺版。他有团结香港作家的任务。作联也邀请我加入，并且让我当理事。但是因为我已经是作家协会的主席了，就婉拒了曾敏之的邀请。在作联只任会员。

香港文学界大概认为我论香港文学比较中正客观，比较包容。

张：是的，这从您的大量评论中可以看到，一个是严谨而包容，再者是雅俗共赏。

黄：1990年夏天，作协因为换届选举出了问题，扰扰攘攘，成为香港文坛“多事之夏”。此事复杂，香港的作家团体成员出现了调整。此后我一直参与作联事务，曾任副会长，现在资历很高，成为副监事长了（笑）。香港的作家团体会员以作联最多，活动也最多最丰富多姿。关于香港文学的特色，可参考我的《香港文学：中西新旧交会的典型》一文。

张：好的，谢谢。另外请教一下，黄教授，香港作联和作协能不能这样说，它们是一个中性偏左一点，一个中性偏右一点？

黄：一开始的时候，作协是偏右的，不是说这个社团的性质偏右，而是它的发起人偏右一点。1990年，作协有大变动，渐渐也就无所谓偏右或偏左了。总体而言，香港作家思想比较开放自由，即使抱团取暖，风格也比较多样化，形形色色，完全不拘一格。

张：是的。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小说。黄教授平常对小说关注多吗？

黄：事实上，我在读大二时已开始撰写长文论述香港作家的长篇小说。我对香港文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文化沙漠”是不少香港内外知识分子对香港的形容。第一本香港文学的专著《香港文学初探》在1985年出版，是我的论文的结集，里面就有小说评论。同年我发表长文，题为《香港有文化，香港不堕落》，反驳“香港没有文化”的论调。香港回归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内地和本港的“香港学”跟着兴起，我在香港成长、受教育，为香港辩护，研究香港的文学，是应有之义。

张：是的，香港小说创作其实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来作家”中不少专事写小说的，如寒山碧，他近年出版的“狂飙三部曲”您有没有看到呢？

黄：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小说，数量之多，用“恒河沙数”不足以形容。

我阅读有限。香港的小说是中国现代当代小说大家庭的一部分，我当然也读。只是近年我最大的学术兴趣不在香港文学，香港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看。读长篇小说，很花时间，要写出至少令我自己满意的长篇小说评论，其时间的投入极大，绝不是随便速读就可以执笔的。寒山碧曾跟我说香港文学评论界对他的小说冷眼相看。他在给我的电邮中用“冷眼”这个词。其实不应该这样说。香港的评论家比起内地，人数之少，分别何止天壤！内地很多大学有研究港台文学的专家。内地出了好几本香港文学史，以及香港文学概论，以及多种香港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专著。但是，到现在为止，香港没有人写过正规的香港文学史，或者香港文学概论。我出了几本书是关于香港文学的，但是我不敢称之为“香港文学概论”或者“香港文学史”。香港曾被称为“文化沙漠”，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乃“执干戈”而“卫”香港文化这个“社稷”，乃有《香港文学初探》一书里面的文章。在香港的学院里面，专注于香港文学批评的寥寥可数；另一方面，不是学院里面的人，专门去写深刻的文学评论的很少。而且文学批评不仅容易得罪人，收入又很少，1000字的稿费是两百来块港币。除非很热爱很欣赏某个作家作品，否则极少主动地用心用力用大量时间写出对该作家的评论。寒山碧的小说，内地评论家写的评论数量不菲，而香港评论家写的少，这是个正常现象。其他例子多不胜数。我自己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内地学者对我几种学术论著的评论，数量远多于香港学者写的。

张：这也许是距离产生美吧。作为严肃的批评家、学者、《文心雕龙》研究家，黄教授一向是秉持《文心雕龙·知音》篇：“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特别信奉“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即持平、公允之论，写文章不肯率尔操觚、应付了事。黄教授甚至给自己孩子取名也取“若衡”，可见一斑。

黄：你过奖了。这个你也记得！

张：是啊，读了您的散文么。这里还想请您谈一谈，在香港，评论家、作家对自己本土的创作是不是不很重视或说是有些轻视的倾向？就我自己的感觉，他们似乎对香港本土的创作评价、涉及较少，反而比较关注内地以及国外文学动态。黄教授能否就此谈谈，这一现象说明什么。

黄：所说“反而比较关注内地以及国外文学动态”，情形好像不是如此。香港人自己的作品，有人重视的。香港学院中的一些批评家，较为重视“难懂”的作品；对难懂的作品，他们比较有评论的兴趣。以现代主义甚或后现代主义手法写作而著称的小说家，如董启章，我曾尝试开“启”其篇“章”而读之，却因为难以读“懂”而作罢。看到董夫人黄念欣教授的文章，说其

夫君的作品难以读懂，我不禁舒了一口气，原来“知音”实难。罗贵祥的诗和小说，汤祯兆和马世豪都说“令读者陷入迷离纷扰的世界”。我又因此舒了一口气：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不要让一些文字书写来大大困惑自己了。吴美筠说曾获大奖的黄碧云《烈佬传》“难以读通”，韩丽珠的小说“艰深”；于是，我逃避阅读的行为就更有借口。（以上吴、汤、马三人的评论均见于《香港文学》2014年12月号，页4、6、14。）说到董启章的读者，启卷后难懂其篇章，这里要补充一些说法。黄念欣为他编的《董启章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4年），其“导读”开宗明义就指出难懂的特点；我下面再引一段文字，摘自2014年7月13日《晶报》（深圳）的一篇文章《“天工大王”董启章》：

比起“性别作者”，董启章的“城市书写”更遭“冷遇”。“难读”不光是受众的偏见，其妻黄念欣也说《V城繁胜录》“太难读”，“意态太难触摸，构思太古怪，语言繁复得太过分”，对此董启章回应，“我的目的就是写一种华丽、造作、丰满，以至于过盛、泛滥的语言，这就是‘繁胜’的本义了”。

有人认为越难懂越有价值，难懂的作品才有伟大的可能。也有另一种情况。某位香港作家，也是教授，而且拥有行政资源，“长袖善舞”，他提拔了一些弟子或私淑弟子，弟子们喜爱其作品，于是两种弟子们对其作品大加研究评论，成为“漪欤盛哉”的局面。

张：难怪寒山碧先生现实主义作风的“三部曲”在香港就评及较少。

黄：我还没有看过寒山碧的长篇小说，不能贸然下判断。

张：这是否说明香港是一个现代主义（先锋派）与商品文化两极分化的社会？中间层比较吃亏？

黄：这个有待讨论。评论总是跟不上创作的，内地一样有这种现象：新出的小说、诗歌，评论的人往往都很少，书出版后，常常像一粒米掉落进了大海，无声无息。除非作品因为某种原因引起社会注意，或者在政治上有问题的；或者作品出来有重要批评家的肯定和推荐。香港极少以至于没有专业的批评家、书评家；不像《纽约时报》，有专业的书评人，他们可得较高的稿酬。香港没有这种机制。

张：是啊，过去在美国的董鼎山先生，就是专业书评家，我编过他几卷《董鼎山文集》（北京戏剧文化出版社）在内地出版，有过多次通信。

黄：董先生前不久去世了。叹凤兄真是立足本国，放眼世界，阅读很广；你们同学要向老师学习啊！



黄维樑教授与采访他的四川大学研究生同学

张：不敢当，承先生夸奖。现在内地、香港交往非常频繁密切，甚至香港人也有不少北上，常住内地，如居北京、深圳。您估计像“南来作家”这样的文化现象在香港文坛今后会不会自然消失呢？

黄：历史文化现象值得研究，至于未来，不会再有这样引人注目的所谓“南来”潮，即出生入死冒险越境闯荡的局面了。反过来说，现在一些香港作家，态度上“北上”，在内地出书，成为“北上作家”。

张：嗯。在台湾，20世纪70年代以降，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的作品复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至少可以与现代主义分庭抗礼，打个平手。而香港这边的乡土文学似乎就比较沉寂了。您认为，香港今后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会不会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黄：台湾一方面大学多，全岛有160多所大学学院，研究台湾文学的学者众多。台湾本来就有乡土派，有一个时期（70年代），乡土派和现代派还发生了争论。各种因素，使得台湾的乡土文学很受学院内外的批评家关注。至于香港，现在很难说到底是现实主义势力大，还是现代主义比较厉害。基本上香港出版的很多作品，都有艺发局的资助。出书多，但是受到关注的很少，多数都是出版不久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作联的一个比较盛大的活动，作联邀请内地一位非常有名的小说家来做宴会的主讲嘉宾（在吃饭前做二三十分钟的讲话）。活动期间，不少香港作家拿着自己的作品签名赠送给这位内地名家；这位名家在离开宴会之后，就把这一大包书悄悄搁在了楼下的垃圾桶旁。我发表过一篇小文《不欢迎书》谈及此事。说回乡土文学，

我顺便告知：今年10月，我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将有一个讲座，题目是“壮丽我城：西西与黄国彬作品的乡土色彩”。

张：哦，蜀道难不能亲至聆听，今后一定分享您的讲座记录。

黄：谢谢。

张：黄教授，我们共同期待，拥有700多万人的香港，文学会更加繁荣，特别是在严肃文学方面，有更长足的进步与辉煌。我们总结起来，香港“南来作家”、诗人，包括逃亡作家，都写出了他们人生中深刻的记忆与独特的生命体验，主题也有世界离散（Diaspora）主题的宏大寓意。在当代文学史中，应该会留下深刻痕迹。

黄：好的，我们共同期待。

张：黄教授，最后能不能请您几句话概括一下，香港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生态局面与特点。

黄：我想还是我一贯用的“活泼、纷繁”来加以概括和形容吧。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有专文涉及，可以发送给你们作参考。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吧。

张：好的，时间不早了，谢谢黄维樑教授今天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教启。占用了您会议期间宝贵的时间，很不好意思。

黄：不客气。谢谢各位。

张：谢谢黄先生！

（完）

四川大学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华文文学方向研究生徐妮娜整理。

后注：本记录稿经黄维樑教授过目审定。

# 对话陶然：文学创作与香港文化漫谈

陶 然 凌 逾

导语：陶然，自称“东西南北人”，原籍广东蕉岭，出生于印尼万隆，求学于北京，定居于香港。自担任《香港文学》总编以来，尽管事务繁忙，陶然始终坚持创作不止。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不一样的自然风景、内心风景。其作品往往能从大千世界中见出真实温情，从百态人生中再现本土滋味。受邀作客于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课堂，陶然与师生面对面交流，畅谈个人创作历程与香港文化环境。

时间：2015年12月8日

地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访谈者：陶：陶然；凌：凌逾；陈：陈桂花；曾：曾晓虹；  
薛：薛亚聪

整理：廖靖弘、彭瑞瑶

## 一、写作小环境·笔下大世界

陈：老师，您在香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香港快节奏生活下，事务本来就繁忙，而您在创作方面又那么多产，请问您一般是在什么时间写作？

陶：以前年轻，写作都是早上起床后吃早餐前写一段，早上和晚上下班以后再写，长篇都是这样写成的。因为当时长篇主要在报纸连载，催着你每天交几段，那时候就有点逼出来的味道。现在报纸不登连载小说了，也没有压力了，加上自己也不再年轻了，所以没什么动力写长篇。散文的话一般都是在上班时候写的，因为小说的构思要求比较高，散文比较随性一点。

曾：那就是八小时之内写散文，八小时之外写小说？